

<<目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目送>>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2911

10位ISBN编号：7108032910

出版时间：2009年10月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龙应台

页数：2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目送>>

### 内容概要

目送共由七十四篇散文组成，是为一本极具亲情、感人至深的文集。

由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苍老、儿子的离开、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出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出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

正如作者所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目送](#)

<<目送>>

作者简介

龙应台

近年来常驻三个地址：香港沙湾径二十五号滨于海，台北仰德大道白云山庄藏于山，金华街月涵堂隐于市。

写作教书兼成立基金会推动全球意识之余，最流连爱做之事，就是怀着相机走山走水走大街小巷，上一个人的摄影课。

<<目送>>

书籍目录

[代序] 你来看此花时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目送 雨儿 十七岁 爱情 山路 寂寞 (不)相信 1964 明白 什么 共老 如果 跌倒——寄K 牵挂 胭脂 寒色 散步 为谁 俱乐部 回家 五百里 菊花 母亲节 两本存折 幸福 最后的下午茶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寻找 忧郁 我村 海伦 火警 薄扶林 黑帮 金黄 杜甫 舞池 手镯 江湖台北 四千三百年 阿拉伯芥 普通人 首尔 Sophistication 雪白的布 星夜 卡夫卡 常识 淇淇 狼来了 新移民 蔚蓝 花树 乱离 时间 距离 苏麦 莲花 慢看 满山遍野茶树开花 幽冥 缴械 年轻过 女人 假牙 同学会 关山难越 老子 走路 眼睛 语言 注视 关机 冬,一九一八 魂归

## &lt;&lt;目送&gt;&gt;

## 章节摘录

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

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

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

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

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

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

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

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

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

## &lt;&lt;目送&gt;&gt;

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

我撩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雨儿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

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 是你的女儿。

”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她说，“雨儿？

我只有一个雨儿。

” “对，那就是我。

” “喔，雨儿你在哪里？

” “我在香港。

”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 “真的？

我不记得啊。

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 “再过一个礼拜。

” “你是哪一位？

” “我是你的女儿。

” “雨儿？

我只有一个雨儿啊。

你现在在哪里？

” “我在香港。

”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 .....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

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

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

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

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

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

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 “昨晚那个人就是人啊。

” 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

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 她一脸困惑。

” “我从台北来看你。

## &lt;&lt;目送&gt;&gt;

”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

”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

你是不是我养大的？”

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

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

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

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

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今年几岁？”

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

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

第一站，洗温泉。

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

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

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

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

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

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 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

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

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

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

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 ”。

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

## &lt;&lt;目送&gt;&gt;

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

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

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

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

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

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

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

胡志强抬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

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

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

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

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

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

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

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

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

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胭脂 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 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去菜市场买菜，带她去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去药房去买老人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是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

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

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程。

离开前二十四小时，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

我轻快地说：“妈，明天就要走啦。”

” 她也许正用空蒙蒙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



<<目送>>

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

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 “来，”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帮你擦指甲油。

” 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

她坐在床沿，顺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两层。

她手背上的皮，抓起来一大把，是一层极薄的人皮，满是皱纹，像蛇蜕掉弃置的干皮。

我把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倒在手心上，轻轻揉搓这双曾经劳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灯尽油枯的手。

涂完手指甲，开始涂脚指甲。

脚指甲有点灰指甲症状，硬厚得像岩石。

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 她缩起脚，说：“烫。

”我说：“一点也不，慢慢来。

”浸泡五分钟后，脚指甲稍微松软了，再涂色。

选了艳丽的桃红，小心翼翼地点在她石灰般的脚指甲上。

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脸颊上了腮红。

.....

<<目送>>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